

好大一棵树

HaoDaYiKeShu

陈方梁 著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好大一棵树

陈方梁 著



宁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好大一棵树/陈方梁著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2007.12

(浙东作家文丛.第5辑/李浙杭主编)

ISBN 978-7-80743-161-9

I.好... II.陈...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9195 号

浙东作家文丛(第5辑)·好大一棵树

本册作者 陈方梁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卓挺亚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3003 千(本册字数 190 千)

印 张 248(本册印张 15.75)

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43-161-9

定 价 385.00 元(全十六册)

序 言

林吕建

一生都在读书,却从未读到过这么熟悉的文字。

牛眠山、笔架山,那是我经常爬的山;

靠小海、钓螃蟹,那是我最喜欢做的事;

褚家祠堂、清清寺,那是我每天读书的地方。

.....

这是家乡的文字,由一个家乡的人写成。

他叫陈方梁,小时候一起读书、一起放牛的伙伴;现在又用他的笔墨,把我拉回到过去的岁月。

人生总是有点阴差阳错的。初中开始就啃马列专著、20岁不到就在当时的人民公社从政、第一志愿填报政治经济学的我,却因语文成绩不错而被录取在大学中文系,现在从事着广电文化事业。而从小爱做作家梦的陈,却考进了师范政治专业,毕业后每天给学生们讲解政治经济学。我曾半开玩笑地问他:“就凭你会背几首诗的功底,不担心误人子弟吗?”没想到人还真不可貌相,这个不喜欢政治却不得不教政治的陈老师,后来竟有了县、市首批名教师、省特级教师、享受教授级待遇中学高级教师等一大堆头衔,这不能不让我刮目相看。但小时的梦终究难以割舍,教学之余他除了编专著、做课题,时而也有一些心情文字见诸报端。有一天他打电话来,说是这几年零写的散文已够编一本集子,到时写序言

的事就先说定了。我也就半信半疑地答应着。而此刻，厚厚一叠的稿子已在我的手里攥着了。

他写家乡的山水。“小时候生活在家乡，家乡是翻开的一本书，每天读一点，总有新发现”；“离开家乡后，家乡是随身携带的一幅画，有一天摊开来，忽然发现她很精致”；“拂去历史的风尘，家乡是流淌的一条河，偶尔靠近，源远流长”——《寻找家乡》；“山路有名，曰摘星岭……起步于岭脚村。村后百十米，即‘双龙飞瀑’胜境，涧流奔涌，落差五十余米，未谋其面，先闻其声。之后是山重水复，峰回路转”——《山路乡魂》；“山比我们年长，也比我们沉稳。人走着走着就会忘掉点什么，山不会。山上有岩石，一条条缝隙是记忆的沟回；山上有树木，一圈圈纹理是岁月的印迹……而山上最多的是泥土，掩埋一切，为的是更好地保留”——《山会记住许多事》；如此等等，写出了山水的精气神。

他写家乡的人。“戴医师是个有点神秘的人。且不说他治病的本事，头疼也好肚痛也罢，总是拿个听诊器塞来塞去，然后让你吃几片药，你就能躺着进来，走着出去；职业之外的其它方面，也有许多匪夷所思之处”——《远逝的背影》；“老头六十左右年纪，矮矮胖胖的，蛮忠厚的样子。当时我们还以为是谁家的亲戚，相互问问都说不认识。于是我们觉得老头很可恶，甭说占了路口影响大家进出，就算不影响，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自作主张，又算怎么回事”——《卖茶叶的老头》；“不知道有几个剃头匠，但给我剃头的总是同一个。四十来岁年纪，长得单薄清瘦，不常言语，手提一个剃头篮子，在各家各户串来走去……有生意时，他就放下篮子，找个光亮处，搬条凳子等你坐好，从篮子里拿出一块白围布，顺势一抖，在你脖颈处紧紧系住，就可以开始了”——《最后一个剃头匠》……写出了鲜活的个性与生存百态。

他写家乡的生活。“当浓重的油彩淡化为点点水墨的时候，冬天就来了”，“猪努力地吃出一身肥膘，蚂蚁和老鼠都在积极地收藏

食物,为‘稻花香里说丰年’忙碌了一个秋天的青蛙,也收起歌喉,上岸另寻自己的栖息之地了”,“人在忙点什么呢?”——《过冬》;“点心的种类很多,一种叫麦饼……其中肉麦饼的制作复杂一些,先切碎肉,放进豆腐,打上鸡蛋,再放点酒、葱、盐等佐料,一起搅拌;然后用两片擀好的面皮包起来,四周用碗沿切去,放到油锅里翻炸”——《请客》;“记忆中渴望的东西是很多的。那时候没有变形金刚、游戏机,我们就拿一把柴刀,自己制作木陀螺;扑克牌被定为赌博用具不再销售,我们找来纸片一张一张地画,兴致勃勃地十天半月热情如一”——《渴望》;“每到正月十四(浙东一带传统的元宵节),夜幕降临,家家户户张灯结彩、门户大开;屋里媳妇小姑们切菜烧火,噼噼啪啪地忙着做准备,以迎接客人的到来。我们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盛具,叮叮当当地一路敲着,开始向各家进发”——《米糊羹》……写出了浓郁的乡情、乡味。

他写亲情,如《怀念母亲》、《一生守望》;友情,如《梦回年青》、《一路上有你》;恋情,如《窗外》、《东边日出西边雨》等,写得情真意切。他也写一些人生感悟,如《杂感人生》、《三十年的轮回》、《在离天很近的地方》等,写得透彻明净。

他的文字清淡朴实,又饱含深情。家乡的一草一木,生活的一举一动,都在他的笔下呈现出生命的原色。有过类似生活的人,可以从他的文字中找到过去的印迹;而陌生于那个时代的人,将会发现长大还可以有这样一种方式。

他还将笔墨触入家乡的历史深处,追寻着千年前乡人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,并再现了百户航帮“千舟竞发”的辉煌和数十位进士举人所留下的文化积淀,使家乡的演变有了清晰的脉络。也才有了后来的电视片《发现东岙》和电影《十里红妆》的切入口。

有人会说他的主题比较单一,不够丰富多彩;有人会说他的文字太过实在,不够“灵动现代”。但也许恰恰是因为这种专注和真实,才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原汁原味。

在外地求学、工作、生活已近三十年了,期间虽多次回去看过家乡的父老乡亲 and 山山水水,但每次总是住一两天就走。家乡的印记深深地烙在心底,乡思时常在心海泛起浪花。感谢这位小时的玩伴,用其饱含深情而又质朴平实的笔触,记录了家乡的美好;用其独特的心灵感悟的镜头,拍摄了家乡的真实。家乡有这样的后人,历史就不会被时间的风尘淹没;我有这样的同乡,乡思就不愁没有落脚处;而社会有这样的作者,人性也能得到自觉的张扬。

2007年5月

司关一个一司景

目 录

序言/林吕建

山路乡魂



抱愧乡土 /003

寻找家乡 /006

山路乡魂 /008

东州八景 /011

好大一棵树 /018

山会记住许多事 /022

七姐妹湾 /025

老街 /028

褚家祠堂 /031

老家的房子 /034

长车门 /038

最后一个剃头匠



最后一个剃头匠 /043

琴声悠扬 /046

卖茶叶的老头 /050

远逝的背影 /053

一路上有你 /056

一生守望 /059

怀念母亲 /061

老继爷 /064

上海娘舅 /068

你就这样走了? /071

站在不高的山冈上 /075

过冬

过冬 /081

乡村夏日 /085

渴望 /089

米糊羹 /093



靠小海 /096

钓螃蟹 /099

与牛共“舞” /101

旧读杂记 /104

在父亲身边读书 /108

请客 /111

茶 /116

此情可待成追忆

独自等待 /121

表兄表妹 /124

初恋片断 /129

此情可待成追忆 /133

窗外 /137

东边日出西边雨 /1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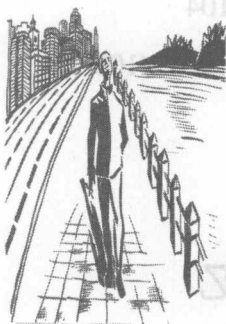
谁可依靠 /144

二叔的婚事 /148

迷惑 /151



生活在别处



城里的月光 /157

生活在别处 /160

学徒生活 /165

一厢情愿 /170

西洋旅馆 /173

东北散记 /176

宗教山西 /181

百味台湾 /185

江河之子 /190

在离天很近的地方 /193

井 /197

杂感人生

杂感人生 /203

我所忙碌的事情 /209

三十年的轮回 /212

梦回年青 /216



生病 /221

偶然人生 /224

戏剧人生 /227

陌生 /231

想做一只猫 /234

后记

山路乡魂

抱愧乡土

当秋雨先生写《抱愧山西》的时候,他的笔一定是滞重的。作为一个知名的历史学家,竟然对明清时期山西经济的高度繁荣所知甚少,这是一种学术的愧疚,于是他用自责的心情和文字来弥补。但当一个人对生于此、长于此的家乡也所知甚少,甚至全无所知时,又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,又能拿什么来宽慰自己?

我原以为自己是熟悉家乡的。小时候放牛砍柴,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;每天和几个爱玩的小伙伴在一起,窜熟了村里的角角落落。溪边的几棵老柳树、大松树,我们都爬过;东山庵、大王殿,王、褚、陈、林各家祠堂,记不清进出过多少次。我也曾搭乘渔业队的机帆船,从家乡的码头出发去上海,那一路的惊险、艰辛,也亲身体验过。十几年的相伴相依,家乡的那份闭塞宁静、平和古朴,至今仍清晰依旧。

我也一直以为自己是热爱家乡的。家乡那三面环山、一面靠海,两条溪流环村而过的自然景观,不知多少回给相熟不相熟的人画过,介绍过;写过有限的几篇散文,字里行间始终是家乡的一草一木。我也曾因为家乡的卫生条件差,房子建造没有规划,石子路被改成水泥路专门找村长抱怨过,建议过。我明知不会有多大的效果,但那种嵌入生命的牵挂,一直没有消淡过。我经常 would 冒出这样的念头与冲动:辞了工作回家乡,按自己的意愿来改造她,打

扮她。

可是有一天,我发现自己竟不认识家乡了。

一份县市的小报,一个熟悉的题目,一段“传奇”的内容,就像《一千零一夜》中的芝麻开门,让我惊讶得不敢相信。那个我经常捕鱼捉蟹的小海滩,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海口;那些我每天砍柴挑担的乡间小路,走出了宁海首位进士和众多显要;而看起来破败荒凉的石阶老屋,曾聚散过无数的航帮巨贾。我无法想象这是我生活的村子,我惭愧对这样的辉煌一无所知。惊奇中我开始留意和搜寻,随着资料的增多,心中的不安也越积越厚:

唐天宝三年(744),鉴真和尚至宁海寻找东渡船只,家乡就已有通往日本的航线存在。

雍熙元年(984),日本国僧裔然与其徒五六人泛海而至,经台州商人郑仁德引荐,竟受太宗召见,存抚之甚厚。(《宋史》卷四九一《日本传》、《扶桑略记》)

宋大中祥符八年(1015),宋商周文德献孔雀于日王。带回日本高僧源信之《往生要集》,藏国清寺。(《小右记》)

宋天圣四年(1026)六月,“宋人周良史献名籍于关白赖通,在其生母为日本人,希望爵位;是月,赖通复以书,并赠砂金三十两慰之。”(《宇槐记》《左经记》)

同年七月,“宋台州客商周文裔归国。”(《小右记》)

上文提及的郑仁德、周文德、周文裔、周良史等航帮商人,都是家乡人,而每次通商海外的始发地,均为东岙港(又称歧门港)。

乡人富而思学,延师导教,人才辈出。宋有周弁,嘉祐六年中进士,乃宁海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及第(《宁海县志》);其子五人亦皆登科,史称“一门六进士”。元有王于斌,武宗三年中状元,惜未职而殒。之后至清,王氏家族有王应子、王应谓、王应杰、王遇可等进士举人(《王氏宗谱》),陈姓亦留“十八学士”之记载。

家乡,你究竟要让我如何吃惊!而相隔千年的列祖列宗们,又



该怎样嘲笑或愤怒于后人的无知？

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，我奇怪于家乡曾经的辉煌为何湮灭得如此彻底。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过去的故事，但不曾有一人提及以上这些；那些古旧的老屋、祠堂，也未存留一点遗迹；曾经如此显赫的周氏家族，现在已几乎找不到一位后人。究竟是大灾大难中的人为断裂，还是太漫长的时光自然尘封？

日出日落，云卷云舒，千年的东岙港涛声依旧。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”我感慨着苏东坡的感慨，时间又一次以它的沉默让我敬畏。我不敢再轻言熟悉和热爱家乡，在家乡的沧桑面前，我羞愧自己的无知和自以为是。

但历史终究是不能割断的。一个曾经靠爬几十里山路才能走出去的闭塞之地，却聚居着千余户杂姓人家，成为宁海出南门第一大村，间接印证了历史上海运的发达和商贸的兴旺；几句连宁海城关人也听不懂的乡俚俗语，经有心者考证，乃是宋代的通行官话。先人们重读书的古风仍在，单我们这一代，就有教授、博士、厅处级干部、特级教师等不少人才，且每年都有考上重点大学的。罗列了这一些，千年来的进士大人和商海巨贾们可否稍觉宽慰？

春节时爬上村东的武岙坪，原先日日耕作的土地已全被茅草覆盖，曾经的辛勤和收获未留一点痕迹，想寻一条过去常走的山路竟不可得。叹一句世事变迁、沧海桑田，想象不出千年前的家乡会是怎样一种情景。山路上背负书籍粮米的学子可曾汗流浹背，东岙港那庞大的船队又何时扬帆远航？村子里袅袅绕绕的炊烟后，还隐藏着多少故事？

家乡，我该如何来叙说你？